

第一七三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阿利马迪先生(乌干达)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64

纳米比亚问题(续)：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c) 任命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1.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先生，对于你执行这次会议主席的任务，我愿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2. 现在，我想向本届大会主席，危地马拉外交部长，说几句话。对他的康复和重返这个讲台，布隆迪共和国代表团负有双重的崇高使命表示欣慰。我们向他表示深切诚挚的敬意。但这不是为了遵循通常的惯例，根据动听的西班牙谚语“*Cántaro nuevo hace buen agua*”来称赞每一位主席。这句谚语译成英语，意思是“新壶里装的水更好喝”。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报答阿雷纳莱斯先生的情义。早在一九五四年，他就无畏地支持米歇尔·米孔贝罗总统及其英勇的政府目前正在以无比的勇气捍卫着的布隆迪的独立。我们为这届大会主席，一个把他所具有的才智天赋和人性美德都贡献给世界和平事业的政治家，战胜疾病而高兴。

3. 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联合国一直在为将纳米比亚归还纳米比亚人民而努力。现在似乎是适当的时机，可以回顾一下为了将纳米比亚从种族隔离制度的魔掌中拯救出来，花费在南非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报告、旅行和人员各方面的经费，以

及这个世界大家庭所通过的关于由联合国收回纳米比亚的许多决议。毫无疑问，这次大会完全有能力来处理这一系列问题。

4. 因此，某些大国，在面对一个会员国长期违抗联合国时，所表现出来的纵容就更加说不过去了。不仅如此，即使表现软弱，也是说不过去的。

5. 这种违抗无疑造成了双重的无礼行为：首先，它使比勒陀利亚政府感到有理由为自己成为联合国一再关注的对象而洋洋得意；其次，它使联合国本身的尊严和真正精髓受到了玷污。这样，南非当局就能够动员起它自己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尽管南非对世界大家庭的轻蔑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反对，令人震惊的是，仍然有一些国家不仅容忍，而且，更严重的是，鼓励它采取无论是从文字上还是从精神上都与联合国宪章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行为。

6. 鉴于布隆迪共和国同许多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存在着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国政府感到可以坦率地阐明我们的正当的基本理由，根据这些理由，我们紧急呼吁这些国家改正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这些国家和比勒陀利亚属于同一军事、贸易和经济集团。当然，这一事实已把它们引入了一个极难逃出的迷宫，况且还有许多文化、种族及语言上的——可能还有命运上的——纽带把它们与南非的白人联系在一起。

7. 在这些因素和考虑的掩饰下，那些在其他影响深远的问题上卓有见识的政府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却常常让自己被南非领导人的激情的呼吁所迷惑，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那些种族隔离制度的旗手们玩弄表面有理的、骗取同情的辞令为他们设置的圈套。

8. 许多比勒陀利亚的同伙们，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恐吓和威胁下，在他们为其处境困难的偶像发出的求救声的迷惑下，坚持熟视无睹南非在纳米比亚问

题上对联合国的罪恶挑衅。纳米比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只不过是南非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忠实翻版。

9. 如果大西洋联盟的主要成员国能够最终承认，与时代精神相一致，世界各国人民解放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南非当局就会被迫向历史的必然性屈服，而将纳米比亚交给它的合法主人。

10. 在比勒陀利亚问题上，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无疑是处于进退维谷之中。这种进退维谷到底是怎样的景况呢？某些大西洋联盟成员感到苦恼困惑的原因是：它们既难于摆脱南非对他们的控制，又难于断然决定实现非洲的最终非殖民地化。

11. 那些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代表们辩护或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弃权的国家，显然都抱着这种不愿意完成我们大陆的解放运动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合国中，或在非洲和大西洋联盟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长期不和，如果说不是造成公开敌对的话。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国家看到非洲人民反西方的怒潮，有时感到惊讶，因为这些非洲人民的领袖今天之所以有影响和号召力，几乎完全是他们从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的遗产中受到教育的结果。

12. 有些国家偏要把非洲人民要求立即结束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的统治的不妥协性，看成是忘恩负义的表现。另一些国家则干脆把非洲人的这种态度说成是不现实的。

13. 然而，西方社会把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视为几乎同宗教礼仪一样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社会还公开宣布人类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态度应该成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指导精神。对于大多数通常向南非当局提供保护的北大西洋联盟国家来说，这并不是要求过高。

14. 同样，如果支持南非的国家要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罪行就不得不作出牺牲，那么为了争取人类的平等和自由这样宝贵的事业，这种牺牲是应该作出的。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用下列的话轻蔑地描述了人奴役人的制度。

“我没有触犯那个法律中之法律——平等。如

果忽视它，一切权利和保障就将消失。我们必须为它作出一切牺牲，并把那不光彩的、可耻的奴隶制度的遗骸抛在它的脚下。”

15. 这个拉丁美洲独立的英雄所阐明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的不可缺少的根本性质，不容我们怀疑在联合国内外激励着人们主张将纳米比亚立即归还给其合法主人——非洲人民的那种动机。

16. 完全公正的调查说明，任何一项真正具有建设性的长远目标的健全政策，都必须认识到，南非对于非白种人的奴役，将来会严重危及各洲之间的关系。

17. 布隆迪代表团认为，大西洋联盟内主要起作用的国家有能力防止这种可怕的后果。这种后果如不立即加以防止，很可能在我们的后代之间造成一条永久的裂痕。

18. 比勒陀利亚的忠实支持者们怎么会甘愿给自己招来咒骂呢？这种咒骂将会纷至沓来，因为他们将要为在我们的后代之间造成永久的鸿沟承担罪责。我们怎能想象将来出现这样的人类而不为之毛骨悚然呢？在这样的人类中，白人将为今天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崇拜者的极度愚蠢而付出代价；而黑人出于报复，则要他们的同代白人承担责任，尽管那时的白人是完全无辜的。

19. 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教派的头子们，靠着他们已得到的雄厚支持，还没有准备放弃他们分离主义的信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出版的世界报外交月刊表明，我在这里所揭露的，决非仅仅是我个人想象中的事情。我想引用这个月刊的话：

“比勒陀利亚有许多有利条件：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力量，它有既能为战争服务也能为和平事业服务的巨大优势，它肯定能得到西方实业界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确实是重要的。”

20. 一些政府与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领导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确是当前的有利条件和利润的根源。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些有利条件只是暂时的。

21. 事实是，纳粹集团的保护者们正在招致国

际上的谴责，并且在新非洲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前夕，有意地在疏远这个新生的大陆，而他们这样做所换来的东西，势必要在当今受益者手中化为乌有。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种族隔离制度的信徒们都不能永远逃避正在席卷全球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在所有殖民地，尤其在纳米比亚，只要有摆脱剥削者的决心，就可以为既有利于北大西洋各国政府又有利于非洲与比勒陀利亚本身的合作提供新的机会。

22. 现代世界对时代需要、对外国统治的受害者的正当要求的这种适应，既是一项有长远影响的事情，又是非殖民化的严峻历史的尾声。在涉及纳米比亚人的权利的大动乱中，非殖民化不可避免的这种性质是显而易见的，而非洲和过去的宗主国之间将会有最终的和解。

23. 人们一致认为，非洲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们一样，准备克服任何地方的任何障碍，正视一切困难，以夺回这一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人人享有自由。这就用实例说明了蒙塔朗贝尔关于享有自由的权利这个神圣的奥秘的观念。实际上，他是这样说的：

“不，各种抱怨、痛苦、甚至自由所允许的谩骂——这种谩骂暴露了自由的弊病，引起了人们对自由的危险和自由的滥用的注意——永远也不可能在不使人感到极不公正的情况下，被用来作为反对它的论据”——

即反对自由和人类的平等。¹

24. 比勒陀利亚的顽固不化已将联合国带到了十字路口，这就使社会主义共同体有必要提供更多的援助。

25. 种族隔离政府的隔离主义教条已使联合国感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失望最终肯定可能使我们失去誓为纳米比亚的解放而奋斗的战士的宝贵支持。这些战士，和我们一样，必须把非洲民族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看成是解放运动的焦点。既然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感到无须强调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还是认为有

必要强调，对比勒陀利亚面对联合国的世界性权威所表现的目空一切的顽固态度，必须采取措施。

26. 因此，在纳米比亚问题的现阶段，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途径。如果这种努力要收到效果，则联合国必须给予一笔相当数量的财政援助。我们同意，按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报告〔A/7338和Corr.1, 第45段, 8(a)和(b)〕中的建议，将联合国预算中的一部分分配给纳米比亚教育和学校计划，这是纳米比亚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要求从几方面来看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27. 首先，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2248(S-V)号决议关于终止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的条款，纳米比亚现在是受联合国的管辖。因此，不言而喻，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所负的义务，使它有必要自动地担负起财政和预算上的责任，也使它必须在制定紧急计划以满足该国急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必须承担这些财政上的责任。这毕竟只不过是它对纳米比亚拥有管辖权的一种结果，这是联合国作为一个致力于纳米比亚事业的政治和人道的机构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中固有的结果。联合国既然承担了这一事业，因此必须担负费用。

28. 其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受托在该领土上行使联合国大会的最高权力。如果它不得不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工作，那么，它将不能有效地完成任务。

29. 鉴于在这里盛行的一些论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为到达我们的目的所必须走的道路无疑是坎坷不平的。那个阴险地力图使联合国的每项倡议和决定受到挫折的纳粹政府，正在我们的道路上布满障碍物。

30. 面对着这样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过去对非洲解放运动一直大力支持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会很快认识到在预算上作出进一步牺牲的必要性。

31. 组成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联盟，是符合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最高利益的。种族隔离制度只不过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翻版，而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另一次国际战火的根源。

¹C. 蒙塔朗贝尔：讲话序言，一八六〇年。

32.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第一六五三次会

议〕。我曾在大会上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南非白人的纳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比较。当时，我列举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南非提倡种族隔离主义学说的人一贯是希特勒元首的追随者或仿效者。

33. 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三七四次会议〕上关于比勒陀利亚和里斯本相互勾结的发言中，曾列举了有关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长期进行大规模的阴谋的大量发人深恩的证据。

34. 比勒陀利亚出于争夺霸权的欲望，在它的新的战略中，正准备把它的纳粹狂热从好望角散布到加丹加。这种政治的和种族主义的贪婪，一旦被刺激起来，不会只满足于在被征服的南部非洲燃起大火，还将尽一切可能把象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样的主权国家包括进去，以达到把它们纳入南非亚利安族的势力范围。

35. 归根结底，比勒陀利亚政府对纳米比亚的吞并只不过是比勒陀利亚-里斯本“双套马车”所策划的一系列吞并和扩张阴谋中的一个步骤。那些最残酷无情的种族隔离大师们策划的残暴战略，是以那些最容易受到比勒陀利亚-里斯本-索尔兹伯里三套马车贪婪控制的作为它的主要和直接的目标。这辆三套马车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将这个非洲次大陆有计划地纳入白人统治之下。

36. 这里是一些证据：

“同一血统属于同一国土……。因此，在我看来，这个边境小镇〔布劳瑙〕是一个伟大使命的象征……”² “在种族混杂不纯的时代，一个小心翼翼地注意保存自己最优秀分子的国家，有朝一日一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这是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的话。

37. 这种种族主义的主张，是为了把一个种族奉若神明而把其他种族降为奴隶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雷蒙·阿隆的著作对此作了说明。我援引其中的话如下：

“可以使被征服者永远处于被征服地位的唯

²我的奋斗，第19页。

一方法，就是禁止他们从事需有专门知识的职业，以便确保居于主宰地位的种族的代表们垄断科学和管理方面的领导职务。这正是白人在南非联邦所干的事情。根据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生来就是奴隶并注定要长期受奴役的理论，从逻辑上加以推论，这也是纳粹分子大概会在欧洲干出的事情。这种宣传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理论，已被工业社会宣告不适用于相同的种族内部，种族主义者却可以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上去……。”³

38. 把南非白人的目的和希特勒所达到的目的看成是一回事，今天看来似乎是对比勒陀利亚的计谋的一种夸张，但是明天可能表明，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未能认识到这种对非洲进行致命打击的准备活动已经进行到何种地步。

39. 下面摘引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世界报外交月刊的一段话，它预言那些把白色人种奉为神明的鼓吹者们正在阴谋策划接管南部非洲：

“如果罗得西亚的叛乱能够成功而制裁又撤销的话，那么，据说那种由白人控制所有城市和大工业的隔离政策就可能扩及林波波河以北的罗得西亚境内，而且最后可能扩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除此之外，尽管很少公开承认，但还有人在谈论要包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把两国降为象马拉维那样的驯服的卫星国，然后将此政策一直扩展到加丹加。”

40. 面对着种族隔离制度的信奉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扩张狂，不难想象，在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的情况下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将会成为征服者向将要掠夺的一些地区即非洲的东南部发动进攻的重要跳板。

41. 无须证明，这样一种其目的是要统治整个南部非洲的狡黠的计谋，完全是承袭阿道夫·希特勒的学说，特别是承袭这样的使命：保证共同血统这一

³R. 阿隆：和平与战争（纽约，道布尔戴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第547页。

所谓自然与神圣的法则战胜一切“谬误的、违反自然的”法则。

42. 无疑地，比勒陀利亚政府蔑视联合国的世界性权威是为了支持上帝的工作。在南非，白种人的自我神化是如此之严重，而这种扩张主义和“一元化”的目的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学说又极其相似。

43. 现在一切情况都趋于证实各种不同的预言，即比勒陀利亚要发动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图，而是一件肯定的事情了。如果战争看来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那么它的爆发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选择时间的问题。

44. 和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头子一样，恐怖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始者公开宣称对于与他们共同居住的种族极端仇视，并且鼓吹希特勒在他的世界观中宣扬的那种认为人类有优等种族的哲学信条。这种哲学观念被奉为一种真正的宗教。和希特勒一样，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始者的口号无非就是崇拜希特勒本人在冲锋队里提出的口号：“基于共同血统的种族团结。”

45. 即使南非的纳粹阴谋家们不象希特勒元首那样，他们没有为生存空间的需要所驱使而决心去征服半个非洲，但他们仍企图采取攻势，这基于许多原因，特别是基于下述原因：

(1) 满足种族不平等制度的旗手们及其罗得西亚和葡萄牙帮凶们在他们保全殖民奴役独裁统治的疯狂运动中所面临的需要。

(2) 保证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罗得西亚在政治上的存在，援助经济落后的葡萄牙从它的显而易见的贫穷中解脱出来，这种贫穷将在下面引文中得到证实。

(3) 扩展和保卫白人的据点。

(4) 获得一个更广阔、更多样化的市场，并以此自肥。

46. 下列证据摘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世界报外交月刊：

“总之，南非、葡萄牙和桀骜不驯的罗得西

亚政权之间，有一个非正式的但却有效的联盟。这个联盟得到美国和西欧的有势力集团的支持……主要是南非本身……它是由一些用深谋远虑的头脑估计自己的处境的人来统治……。首先，他们日益相信，如果南非占有一个更广泛的共同市场(包括原料来源，如安哥拉的石油)，一个由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控制的共同市场，那么，南非的经济力量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自一九六二年以来，新的政治攻势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首先，甚至在一九六五年罗得西亚的移民政变之前就经常与葡萄牙和罗得西亚保持军事合作……。最后，发生了罗得西亚的移民叛乱。如果这个叛乱取得成功，南非就需要将其影响向北扩展，把这个罗得西亚变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卫星国，而将其置于南非的卵翼之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葡萄牙帝国可能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在这个国家里，可能有为数一半的人口还是文盲，那里的十四个入学的儿童中只有一个在十一岁以后还能有机会留在学校，那里的社会服务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那里的公共住房‘百分之六十没有电，百分之八十没有浴室……，’那里总的经济状况是农村的长期就业不足和城市的严重失业。”

47. 这些充足和可靠的证据以及与此相符的事实，还有大量的预兆，都证实了普遍存在于非洲的关于南非纳粹的不祥的预感。

48. 有一家刊物，其声誉、可靠性、客观性及其对非洲事务的广泛了解，都令人不得不尊敬和信服。这家刊物最近刊载了一篇文章，宣称关于由比勒陀利亚对非洲国家挑起的一场核灾难的预言决不是想象中的虚构。这篇文章指出：

“德意志通讯社六月十九日新闻稿刊登的消息证实了布隆迪代表所表示的担忧。消息说，西德赫希斯特化学染料公司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明确同意下，与两个南非企业一道在科克方坦因建立了一家新工厂。这家工厂将生产用来加工铀和锂矿石的硅铁。

“一九六三年秋，纳粹银行家阿布斯曾与前

维沃尔德政府的代表进行了数次会谈，一致同意采取措施大规模生产原子弹所需的裂变物质。

“科克方坦因工厂是在西德杜伊斯堡的克勒克纳公司把南非锂矿产业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资产接过来后一个月建立的。克勒克纳公司就这样建立了一个它自己的核基地。这个公司将在拥有两个有利可图的锂矿的卡里比布城附近建立一个矿石加工厂，因为锂在核与火箭技术中极为重要。”⁴

49. 所有证据都表明，种族隔离制度的鼓吹者们，热衷于确保一个命运预定的种族取得胜利，正在煞费苦心地完全按照亚利安人的那个毁灭和排斥其他种族的理论来塑造他们自己的邪恶的思想。这种野心本质上是要灭绝其他种族。按照纳粹主义鼻祖的实际预言，这种野心如不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令人震惊的损害，并给人类以致命的打击，就不能实现它谲诡的理想。我从他的自传中摘引一段话：

“那时”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写道，“我因令人不安的预感和令人痛苦的恐惧而感到颓丧。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一种被利己主义和仇恨所激发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肯定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胜利，必然会给人类以致命的打击。”

50. 因此，这个正在种族隔离制度的骑士们的兵工厂里酝酿着的核危险，要求联合国大会，首先是安全理事会进行干预。

51. 然而，布隆迪政府仍然认为，大西洋联盟和社会主义共同体这两个阵营的首脑们都负有非常特殊的使命来阻止纳粹对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52. 在纳米比亚恢复非洲人的社会平等和政治主权的过程中，这两个巨人肯定会按照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行事。一种思想体系是通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关于平等及其对西方社会的必然含义的著作而流传下来，另一种思想体系则是通过让·饶勒斯关于必然会激起社会主义世界反对殖民剥削的三项实际规则的著作而流传下来。

⁴非洲评论，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第317期，第308页(注)。

53. 布隆迪代表团并不希望夸大南非起着关键作用的这个国际性灾难，但我们认为，对这个可能的危险进行估计是符合联合国的利益的。这种危险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果这个危险成为事实，那么非洲决不是唯一受难者，因为它的灾难性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扩展到这个年青大陆的疆界之外。

54. 由于上述原因，我给这个发言加上这样的标题：“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反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无论在思想性质和扩张意图上，都抄袭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55.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64的辩论到此结束。现在请索马里代表发言，他希望提出决议草案A/L.556。

56.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在提出决议草案[A/L.556]之前，我想讲一下，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和塞内加尔已增列为共同提案国。联合国大会已表示了世界大家庭在道义上的愤慨，并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理权，而且由自己直接负责使那块不幸土地上的非洲居民即南非种族主义压迫的受害者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和第1514(XV)号决议中的宣言获得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从那时至今日，已有两年多了。自从那个重要的决定作出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南非违抗联合国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对受联合国保护的人民的种族主义压迫的加剧，根据一九六七年恐怖行为治罪法所进行的审讯和判决——所有这些，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7338和Corr.1]和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7200/Rev.1,第七章]以及大会的其他记录，均有详细的记载。

57. 在目前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中，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走上讲台，谴责南非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它对联合国大会、对安全理事会以及对世界舆论的公然蔑视。今天下午布隆迪代表对这块领土上的生活条件给我们作了严酷的描绘，同时也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导致目前这种形势的不幸事件。

58. 现在大会必须着手处理的问题是南非能否继续抗拒联合国而不受惩罚，能否继续无视这个机构

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为，照这样下去，南非就会把联合国的权威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结构置于危险的境地。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承担着直接的责任，这个职责是它必须履行而不能推卸的。

59. 正因为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这一义务，所以索马里代表团与四十七个其他提案国共同拟就了包括在文件 A/L.556 中的决议草案，也就是我现在荣幸地提请大会审议的这个决议草案。各会员国将看到该决议草案的序言的段落中追溯了包括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 (XV) 号决议。在该宣言中，大会重申了所有殖民地人民都享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决议草案特别追溯了联合国大会第 2145 (XXI)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246 (1968) 号决议。根据这两项决议，联合国的这两个机构承认了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所承担的特殊责任。

60. 在实施部分第 1、2 段里，决议草案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为反对外国占领他们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谴责南非政府拒绝服从大会的决议，并谴责它继续从事分割这块领土和破坏国家统一与完整的活动。

61. 当然，最重要的段落是实施部分第 3、4 段。这两段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形势的严重性，并建议它即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南非立即撤出纳米比亚，以便使这块领土能按照第 1514 (XV) 号决议和第 2145 (XXI) 号决议获得独立。

62.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提案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关注这件事，因为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和平和安全的首要责任，而且也唯独它拥有强制执行的权力。面对着南非这种不仅对大会，而且对安全理事会本身的权威的公开对抗，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除了采取必要措施使南非服从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63. 最后，请允许我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说几句话。它的杰出的报告已成为我们讨论的基础。我们索马里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该理事会和代理专员为了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孜孜不倦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他们的工作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们不顾南非的完全不合作而履行他们的职责，这种有创造性的态度应受到赞扬。我们认为，该理事会已经在

它的使命限度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第 5 段中，提案国对该理事会向联合国的适当机构提出的采取行动的提议表示称赞。

64. 索马里代表团和其他提案国希望，这项决议草案会得到本届大会压倒多数的赞同。我们认为，再也不能容忍南非对联合国的违抗了，同时，安全理事会也决不能再不采取行动了。如果联合国想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个用最清楚的语言向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给他们以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保证的话，那么联合国就应该恢复在通过第 2145 (XXI) 号决议时所具有的那种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所有提案国都希望这项决议草案能够得到大会压倒多数的赞同。

65. 主席：因为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条不允许一项提案或修正案的提案人就他对他的提案或修正案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我现在准许决议草案 A/L.556 的提案国，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发言的代表团，就此决议草案发言。在这之后大会将听取关于对这个议程项目下的两个决议草案〔A/L.556 和 A/L.557〕的投票的解释性发言。

66. 哈桑先生(巴基斯坦)：刚才索马里代表提出了四十七国决议草案〔A/L.556〕。他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发言是清楚的，他的论点也是令人信服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对他的如此明白而又恰当的讲话增加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

67. 然而，在我早些时候作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般性发言〔第一七三〇次会议〕中，我曾代表我国代表团指出，南非政府竟敢怀疑联合国对这块领土的权力，从而向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大会第 2145 (XXI) 号决议提出了挑战。南非政府的政策还要阻挠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权力生效，妄图以此把联合国搞得威信扫地。为此，再加上南非坚持蔑视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这块领土的决议，所以实施部分第 2 段再一次谴责了南非。

68.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人民和领土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不能回避这种责任。因此，实施部分第 4 段建议，安全理事会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南非当局立即撤出纳米

比亚，使这块领土能够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和第 2145(XXI)号决议的条款获得独立。

69. 纳米比亚理事会受托代表联合国承担管理这块领土的任务。它必须履行这项任务。因此，必须继续提供足够的援助与便利，使该理事会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职能。为此，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第 7 段要

求秘书长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便利，以使理事会能够履行它的责任和职能。最后，作为决议草案提案国之一，我国代表团希望，决议草案将得到联合国压倒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散会

第一七四〇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议程项目 3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续)：*

(a) 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
(A/7383)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A/7383/Add.1)

(c)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1. 克里斯蒂安森先生(挪威)，第二委员会的报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第二委员会对于议程项目 34 的报告的第一部分〔A/7383〕，它是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国的报告。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的决议草案已列在报告的第 9 段中间。正如报告第 6 段所

指出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唱名表决中以四十九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二十三票弃权。我把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提请大会考虑。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2. 主席：我请加拿大代表发言，他希望提出一项程序性的动议。

3. 伊格纳提耶夫先生(加拿大)：同事们都知道，我对这个讲坛的使用一直是很节制的，把它让给其他能够更好地使用它的人们去使用。但是现在我要求发言来提出一项程序性的动议，因为我真诚地相信第二委员会刚才提出的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国的报告〔A/7383〕有对联合国组织造成严重损害的危险，因为它通过大会决议规定停止一个会员国在一个辅助机构中的权利，从而规避了宪章的条款。

4. 在我看来，第二委员会的报告所建议去做的事冒了一种危险，即创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对居于少数派的国家及较小的国家特别有害，而联合国组织对于这些国家的权利是时时刻刻都应该注意保护的，因为我们中间任何国家在某一个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居于少数派，而这里的出席者所代表的国家大多数又都是小国。

5. 我深信，在第二委员会内发生过的辩论，以及现在在全体会议上对第二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报告必将发生的辩论，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对这个争端的情绪激动的程度，以及对于决议草案〔同上，第 9 段〕中所提建议的严重含义的关切程度。

*续自一七〇八次会议。